學詩詳說

學詩詳說卷二十一

平湖顧廣譽惟康

甫田

疆理既修主言曾孫勸農以厚農慶而致神福大田則言農夫之勸於其事而曾孫得受其福也四詩正相表裏蓋一人一時所作首章疏中傳義不甚明我取其陳傳亦當謂賦稅我取其陳我者我曾孫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又以其餘補不足助不給如集傳所云也今者今歲古謂歷年自歷年豐稔其法如此猶良耜所謂振古如茲也適南畝亦曾孫適南畝也呂氏謂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

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皆謂大福也其言通貫前後詳是詩一以曾孫爲主首三兩章竝言曾孫之勸農卽於曾孫親省時見農夫之咸勤其事也就農人言者失之　又案呂謂三章述首章意者就今適南畝以下言之耳其上五句乃取冣後歸宿以爲發端其事本在四章之後而以自古與今爲連屬此古人章法之變化

蘇氏曰一成之田而歲取萬畝以爲國用又將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困此自古有年之法不可廢者也此集傳所本籛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何氏引馬氏端臨曰三代之時田賦之外未嘗他取於民雖有補助之法未聞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足證蘇義之確

箋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胡氏後箋謂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曰介界也鄭箋本之韓詩此於詩中凡言介字不同若王氏肅謂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又失之迂蘇氏以爲助其勤力止其怠惰亦未允案文義介訓大止訓息蓋爲曾孫所美大所休息也

烝我髦士傳箋說自進於髦士集傳呂記易爲進髦士而勞之其義爲允此與三章互有詳略舉其重者於前也其云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兼引管子言爲證尤善案古者士出於農而商不與故皆樸茂而重義今也出於農者千百而不得一出於商者十而三四上者固不可一律論自中人而下囿於聞

見鮮不習爲澆漓而樂趨勢利是以商之實冒士之名入且并其恆爲士者入焉而化矣而農之爲農亦復日不如古此世道之變也

二章箋以上五句秋報下五句春祈諸家從之顧氏學詩謂甫田是言春夏之祈方社田祖之祭詩中明曰以祈自不得以秋報屬之陳氏疏亦引白虎通義社稷篇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是春秋皆祭社一祈一報詩下文云以祈甘雨當指春祈雲漢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此祈年方社之明證案其說始於馮氏何氏如此於詩次爲順第春之方祭經傳未有明文詳我田既臧二句自是申說報祭之故非祈祭之辭舊義未可輕更至箋以農夫之慶爲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末若邱氏說之

安見讀詩記

三章箋說之失王孫已駁正之至王謂田畯教農攘田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又何泥也集傳以攘與嘗爲曾孫亦未安王者固欲其親民要自有體蘇氏謂田畯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旨否此不獨攘之事理爲宜且文承田畯至喜之下則攘而嘗之者亦屬田畯可知

報以介福二句文與楚茨信南山同則義不得獨異葢言黍稷稻粱得爲農夫之慶喜果如前所祈者乃神之報曾孫以介福而使之萬壽無疆也呂氏得之

大田

此詩誠若有爲農夫之辭者葢非此不足以見稼穡之事上下

相爲一體亦與上篇互相發也然於首章云曾孫是若卒章云曾孫來止仍是曾孫爲主夫自擇種以至收穫皆王者精神之所貫徹而農民敢或有荒於嬉者乎此關乎治體最大則謂四篇所以補正雅之闕夫何不可

後序言矜寡不能自存辯說謂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葢詩自既種既戒以下其爲事多矣不應單舉此句此就通篇言之也姜氏廣義又謂篇中寡婦之利只以形容豐年無不徧及之惠耳先王鰥寡孤獨有養非必資此遺秉滯穗以延性命此專就一句而言也序說固有難盡信者

姜氏謂農書士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七月言三之日于耜俱在孟春疑今浙中皆在五月時候相去之遠以爲不可曉

案夏小正月令左傳國語凡言耕種無不在孟春者竊求其故經傳所云耕者多主稷言之也有可證者三稷爲百穀之長古人所尤重故命官命祀皆以稷爲號他穀莫得與焉卽月令農乃登穀亦以方氏愨單指稷爲是稷得專穀之號故經傳竝祗言耕不復舉所耕者何穀耳一也管子云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尚書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揆之於時獨爲符合二也夏都冀州周秦都雍州竝宜黍稷而稷重於黍又爲歲事之首故尤詳言之三也若揚州所宜之稻卻地亦閒種之月令但紀其嘗小正則絕不一及嘗以非土所宜略之而尚書大傳言火中種黍小正仲夏亦言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月

令疏引三統厤五月節芒種而云有芒之穀可稼種蓋當時取之以爲節或亦意主在黍然南方之稻猶北方之黍也則芒種之名固可以該稻矣且黍稷各有早晚兩種故月令仲夏登黍而稷之秀或後於黍稻之與晚黍俱在登麥之後種之麥田故竝以火中爲時候其與經傳耕在孟春不同者以此也

曾孫是若箋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案鄭說善矣而非詩指也蘇氏謂是順王所欲亦少微別詩所云是若皆是以爲順於其心此特於其始耕言之而下二章統此矣夫曾孫之心平農事如是又何有興力役以奪其時者耶

集傳既正解秉畀炎火之義又引姚崇捕蝗事於後所以示學者之通變也蓋能導養和氣而蟲患不生豈不大善其或不虞

而遭此則惟有捕之一法不容坐視其食苗而弗爲之制元崇斯舉雖聖王復作必不廢也

陳氏啟源謂霢霂言其小祁祁言其徐小雨必徐徐則入土深而能生穀董江都所謂太平之世雨不破塊者是也然北方所藝多黍稷粱秫故宜此耳若荊揚惟恃稻爲食夏月插蒔非翻盆大雨則農夫束手信乎土俗各殊難以一槪論也案此不獨土俗異宜亦由當時溝洫之修若今之北土亦不能不須大雨矣

四章曾孫來止李氏曹氏范氏補傳皆謂甫田所言以省耕此詩所言以省斂其說本劉氏王氏合之見先王之重稼穡如此來方固爲所來之方然各方皆來而禋祀之則是四方之神矣

故得有騂黑以該四方之色騂黑以牛言舉其重者

瞻彼洛矣

沔水諸篇不先以六月采芑則無以見其爲宣王詩楚茨諸篇不先以節南山正月則無以見其爲幽王詩詩之位置致有深意也若此詩以下箴切幽王時事尤爲著明姜氏廣義曰周公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歷世相承至夷厲而廢宣王中興復會諸侯於此車攻吉日所由作也幽王能繼宣之業則周道可興乃覩其初政委靡詩人因述列祖朝會東都之盛戎服馭師者以諷之欲其率祖考之行也案此下四篇蓋皆陳善納誨之辭序者原其意以爲刺耳

傳洛宗周漑浸水王氏以洛水東都之所在蓋傳以諸侯來朝

於宗周而王以王者會諸侯於東都兩義不同依傳義則君子當謂諸侯如箋依王義則君子當指天子如集傳詩主言天子不主言諸侯語類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則君子指天子明矣呂氏從王氏仍以君子為諸侯蓋王氏說亦爾至集傳而後易之范氏補傳亦謂六師萬年之語可為王者之證嚴氏並依用焉

疏申傳以為夏官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浸渭洛禹貢漆沮既從孔安國傳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若王氏所云則禹貢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導水導洛自熊耳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逕熊耳山北經盧氏蠡城陽市父邑宜陽河南洛陽偃師鞏城至

鞏縣入河源流各異案禹貢及詩凡言渭洛之洛俱稱漆沮不稱爲洛名稱有定未嘗溷淆程氏大昌雍錄稱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是也知東都之洛爲得其實矣

傳蓋以洛水之深廣興王者恩威之盛大若箋以與爵命賞賜成賢者則迂曲矣李氏引陳氏說此只言諸侯之朝指洛水所在之處以見所經歷之地作賦體集傳意略同蒙案此蓋卽朝會之所以起興二義本相通也

白虎通義引韓詩內傳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命於天子下又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詩曰韎韐有奭通典引同箋以韎韐有奭爲諸侯世子正本內傳義案序方言爵命諸侯不當反言未爵命事箋知其難通故解作追原其賢然文承君子至

止二句下無以見其爲追原也王氏引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左傳韎韋之跗注謂卽戎服集傳呂嚴從之陳氏啟源以鄭注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不言以韎韋爲韠杜注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亦非韠胡氏後箋謂韠與裳同色鄭注司服以韎韋爲弁爲衣裳韐旣所以代韠則以韎韋爲之可知司服注又云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西京賦云武士赫怒緹衣韎韐此可見古人以韎韐爲戎服不當專爲士之祭服矣姚氏又謂韎韐實本是士服說文士無市有韐制如榼缺四角其色韎意尋常在國則天子至士市韐不同及至行軍則上下均服故自天子至士同用韎韐耳姚胡兩條足以證明王義王氏述聞曰傳當作韎染韋也一入曰韎箋則作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今本有衍字案毛鄭義異得此始明

詩言爵命諸侯而遂及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者朱氏解頤謂周人尙文其弊也必起於弱故振厲奮發以聳萬民之觀瞻一四方之趨嚮此詩言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六師修戎備於巡幸之時講武事於朝會之日據地勢以合人心遵國典以承天祜使諸侯咸知王靈之赫奕是固福祿之所由聚邦家之所由安也安溪李氏亦謂文武旣沒周召輔政皆不敢忘武事故曰維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又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竝得詩指蓋守文之世惟以勸厲諸侯爲重賞罰有方文武竝舉而後京師之勢重得以保有其家室家邦詩人刺幽王之意深矣

左傳椒舉稱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非不會諸侯也詩有

漸漸之石非不起軍旅也而適以速其亂亾者本不立也是故王者正身齊家用賢之爲急詩之言保其家室保其家邦有旨哉

裳裳者華

箋疏以我者我賢者功臣子孫之子指古明王案伐柯九罭皆云我覯之子彼我者我王之子爲周公此當如劉氏說我者我明王之子爲賢者功臣子孫也首章言待以誠二章言遇以禮三章言錫以車服四章文原其先世之有功德是以使之似續勿替惟念其祖宗故錄其後裔此治天下之大經也篇中始終述古明王之事刺王之不能然也

朱子舊說此詩四章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章威儀

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蓋周之先王於國之子弟
盡其教養之方故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之衰而不忘也
箋於首章之興喻君臣相承二章喻有君無臣三章喻君德時
有不純李氏謂此詩只說功臣之類而乃以華喻君其說爲不
類此但言賢者之昌盛如此呂記載陳氏曰華葉相承而俱茂
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胡氏後箋謂裳裳者華當喻功臣之
美盛湑兮之葉當喻世類之係昌且凡詩言之子者皆見在之
詞無有稱古人者況之子與君子詞氣自分輕重箋以末章君
子爲其先人而之子乃席明王非其義矣甚當
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朱子舊說言其先世之
君子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皆

似之而如此也案此釋上四句證之荀子韓詩外傳說苑所引皆合若傳義雖左右中原無不包然必以左爲朝祀右爲喪戎恐非詩人立言之意似之訓嗣傳爲長也

集傳亦善案蘇氏謂君子左而宜其左右而有其右有者有諸中也中誠有之則其發於容貌者睟然其似之矣朱子葢本此又潛夫論曰辭者心之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說先於蘇氏矣

桑扈

序雖以君臣上下竝言意重在君上詩辭可見序之禮文即北宮文子所謂威儀所該者廣上三章不專謂燕飲也箋於卒章始云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觵然陳

設而已義尤周至

桑扈飛而往來有文章以喻君臣上下動有禮文也而君子實爲之主蘇氏謂胥辭也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禮文法度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其說爲是樂者樂有禮文也君上以禮爲樂則臣下莫不以禮皇建有極朝廷得人所由受天祜而屏萬邦也箋釋樂胥爲樂賢知在位失之胥之爲辭侯氏燕胥可證

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集傳謂古語聲急而然最是詩言王者能爲萬邦之屏翰而諸侯皆以王者爲法惟其以禮自斂戢畏難故足以膺受多福詩皆美辭而其反是者自在言外箋以下多依文順說非章法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處貧賤者之良箴也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處富貴者之良箴也

兕觥其觩二句見周頌絲衣彼繹賓尸於又祭寓酒誥之意此以箴幽王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尤爲切至云思柔者正以勉其思也箋古之王者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其樂失之迂折集傳思語辭恐亦非詩指嚴氏謂美酒人所嗜過則反亂常思溫克則兕觥設而不用矣得之

四章諷刺幽王益切彼者彼明王也君臣上下之往來有交之道焉動有禮文則匪敖矣左傳衛侯饗苦成叔苦成叔傲寧惠子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因引此詩而云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文義甚明句法與采菽彼交匪紓略同漢書

五行志荀子所引如呂氏之存異文可也近說詩者輒欲改彼為匪以就之恐非定說

鴛鴦

序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傳以鴛鴦乘馬為興箋申以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所舉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恆日則減猶是卽此以敝其餘耳蓋此詩所該至廣凡暴殄奢侈之流厭從其耳目口腹未有不與此相反而非長享福祿之道也在於帝王為尤甚以此刺幽王則至切矣

戢其左翼傳言休息也釋鳥石掩左雄疏謂舉其雄者是矣蘇氏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范氏補傳曰所

謂弋不射宿以言其仁也案明王之交於萬物有道合兩章乃盡

箋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案鄭義精矣乘讀如字則未若王徐繩證反之長蓋君車之駕馬在廄必有以別異之曲禮所謂路馬者也其數維四足賅乘用之義也

頍弁

序諸公刺幽王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就詩辭言之固如是箋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己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奕奕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也其義昭然矣詩之致望於王者燕兄弟

而所以望其燕者欲行其諫正箋此說善申序指嚴氏謂思得效其忠告正與鄭合

集傳此刺兄弟親戚之詩辯說以爲詩言死喪無日古人燕樂多爲此言如漢魏樂府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然味實維伊何豈伊異人終合諷刺而卒章云云憂亂之意情見乎辭與純爲治世之音不同序義不誤又一二章不云既見君子我心說懌我心則臧而云庶幾說懌庶幾有臧末章又云樂酒今夕是未嘗燕也安溪李氏謂受燕者之作非燕者之作故以蔦蘿自比而卒語曰君子維宴則斥主人言爾良然

蔦與女蘿二句傳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箋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疏申以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亾是存亾

在松柏巖氏亦謂蔦與女蘿延於松柏之上覩松柏以爲命松
柏殞則二草亾矣猶族人依託於王亦覩王以爲存亾也案此
知取喻至切其迫欲見君子者非貫爲燕樂而將以申其匡救
也
疏有臧冀王之善則說懌亦冀王說懌此鄭義嚴氏謂既見王
則庶幾喜悅是喜悅在己下曰庶幾王之改圖而爲善王而有
臧己之喜悅也上下相承嚴爲長
如彼雨雪二句諸說未安雨雪喻身外國亾亂之成也集霰喻
神怒民叛亂之徵也亂之徵猶可爲亂之成不可爲矣故思及
其未成而救正爲上二章發其端此乃盡其辭
繼言外喪在即求數見王而不得矣是尚可以綏乎王其今夕

與兄弟飲酒宴樂聞忠言而悔悟自新則有臧說懌於是爲在遲將於事無及矣此危悚急切之辭

范氏補傳謂諸公乃同姓未忍絕王也猶冀王因我言而悟卽今夕以酒食宴樂卒章寓怨而不怒之意忠厚之至也陳氏疏謂王能宴樂飲酒當自今日始此乃覬幸之辭末二句文義當如此解箋及嚴說均非立言之指

車舝

序謂褒姒嫉妒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是也而辭義當如集傳之說案邶風之靜女陳風之東門之池皆設爲君子喜得賢女之辭蓋此本臣民不得已之苦心而又非爲下所敢明言故隱約其辭使若出於人君之口者庶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戒也小雅之有車舝猶斯意耳箋以爾女通指王呂記述邱氏說指碩女嚴氏從之邱說爲是然詩中親暱之情終非臣民所得施於天子后妃也必如集傳詩辭方得通順陸氏詩學謂德音來括令德來教其義通於關雎本於易之家人世俗昧之久矣集傳以爲燕樂其新昏之詩朱氏詩故疑禮昏禮不賀娶婦之家不舉樂新昏安得有燕有樂歌何氏古義略同朱氏通義謂戴記所云恐是士庶之禮天子納后其承宗廟社稷必與士庶家不同案此說是也然詩本爲襃姒作後乃通用於燕樂新昏耳

顧氏學詩以此詩爲申后賦顯與詩辭不合且申后未必能當此詩所云蓋申后既廢襃姒正位中宮其德不足以堪之將危

宗社故思得賢女配君子以箴切當時之事耳何氏謂昔漢許后之廢成帝欲立趙飛燕爲后諫大夫劉輔以爲宜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今乃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正與詩意相類良是

傳閒關設舝也箋嚴車設其舝集傳本董氏意以爲設舝聲當從傳箋

箋解德音來括固非詩指即其云雖飢不飢雖渴不渴亦於詩辭不相似集傳謂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

傳依茂木貌邱氏謂茂盛之林集者維雉興王宮之貴宜有碩

女居之案朱子舊說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猶與邱氏呂氏意同集傳易配君子爲配己義益分明

三章諸家多失詩義此承前二章而言其燕也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但用之以飮食歌舞爾所以極其謙抑慶幸之情主言女有德而己無德也自居無德則悅德者至矣

高山二句舊說蓋以上句興下句景行讀去聲集傳訓大道則二句皆興而行如字讀案詩義集傳爲優呂記從之當矣

高山之仰景行之行表記引以證好仁史遷稱以贊至聖詩人直以詠碩女而不嫌夸者案上言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則相莊之地卽爲道德之歸儆戒之資儼然師友之助矣其當之也何

愧焉何氏謂此與季女之賢可爲師法與令德來教相應方氏亦謂昏禮之樂歌曰德音來括又曰令德來教其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君子所望於賢師友而不可必得者而以責於始入室之婦人不如此不足以盡夫婦之理而爲人倫之極也

以慰我心韓詩慰作慍顯與全詩不合王氏肅取韓義申毛爲怨恨之意此與曰予不戕作臧其謬略同釋文以訓安爲馬氏謂馬昭張融論之已詳案馬亦申毛者必毛本作慰故爲是訓蓋傳義見凱風莫慰母心下於此或不重出而馬申之云然釋文備載是也其信王則誤　又案孔禮記疏多引聖證論如馬昭之申鄭張融之評論載之不厭其詳令後人得備知本末詩

則多駁孫王誤而於前儒異同卒從略蓋因二劉之舊也

青蠅

營言止于樊欲外之令遠物西山眞氏亦曰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欲其棲泊於外毋入人堂室以污物亦猶讒邪之人宜屛於外毋在朝廷以傷善良也此爲正解若呂氏謂行且至於几席盤杅之閒蓋憂之嚴氏亦謂當防其微其義亦善然詳云止自是外之屛之之辭

先以無信讒言戒之而後極陳讒人之害其曰豈弟君子者呂記載陳氏說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固是西山眞氏則謂自昔不惟狂暴之君信讒害政雖慈祥樂易之君一惟讒言是信亦能變移心志錢氏詩學又謂

豈弟贊辭然寓有優柔不斷之意讒言所由以得入若英斷之
主自畏避而遠去矣案兼此乃得立言之指
嚴氏謂讒言無有窮極豈特近者不安雖四國之遠亦以交亂
其禍甚大矣讒人罔極將交亂四國自構合我二人始耳陳氏
櫟謂讒言罔極之禍其末至於亂四國其始先於構二人聽者
察於其始而早絕之庶乎不至於罔極也蒙案先四國而後二
人二說得之亦見讒人爲害最烈所言者非徒一人之私也
此詩辭簡而意盡疾惡之嚴亞於巷伯矣何氏古義據易林青
蠅集藩君信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馬蹄躓車婦惡破家
青蠅污白恭子離居意爲宜臼遭讒而作案焦蓋本之三家蒙
上篇刺褒姒而及之明出臆度且詩關夫婦父子之閒類皆委

曲譚詳有縒縦不盡之致未有似此之簡而直者或主何義非
也

賓之初筵

序以爲刺時韓詩以爲悔過集傳從韓詩范氏補傳謂安有能
爲此言而有酒過況所陳皆君臣上下燕飲之事豈爲己設袁
氏仁又謂若專爲武公詩卽當列於衞風淇奧之閒不可入雅
以干天子之分其說有理案范氏詩瀋謂從三章極言賓醉之
失而不及主祭主射者不敢斥言王之湛樂微言諷諫非悔過
也究以序爲正云

首二章毛通謂燕射鄭則以首章爲大射次章爲祭又曰烝衎
烈祖其非祭與孫氏毓謂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

得及義並確鑿故諸家從鄭集傳以首章爲因射而飲次章爲因祭而飲正與鄭相發明蓋詩言始之飲爲大射繼之飲爲奉祭而皆歸重於飲酒之有禮明君臣上下必國有大事而後飲飲必有節以反刺當時之無度而沈湎淫液者耳若兩章俱重言射於事爲偏而不舉古人無此立言法也

陳氏啟源極詆集傳今詳核之集傳明言大射蓋與箋義合其釋大侯並引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即以爲武公事亦並引大射儀之大侯參侯干侯乃引鄉射記熊侯麋侯布侯之文誠爲失檢將射還樂雖見鄉射禮而大射實同此儀節集傳自明大射之事非引大射之文也然集傳既從韓詩則諸侯大射不改縣亦有未合至箋以既抗爲舉鵠而棲之於

侯呂氏駮之以爲舉二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因云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集傳正采用其義陳氏并數及之何也要之集傳本用序義後乃有從有否而脩改多未盡固不獨是詩爲然耳

胡氏後箋謂箋以舉爲棲鵠正申傳舉字之義葢經言大侯則既抗之爲張侯本不待言必兼棲鵠其義乃備非謂大射前已張侯此時唯有棲鵠也下箋云大侯張而弓矢亦張則鄭意未嘗不以既抗爲張侯矣疏始誤耳

詩主陳飲酒正禮略於樂而詳於飲故言樂只以二語括之箋謂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然商頌那詩言樂

節次最詳終及萬舞有奕是殷時始祭亦無用舞之事則其義較然可知矣

傳壬大林君也箋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詳經兩有字箋爲得之

王氏以下承用傳義以二章爲既祭而燕燕則又射呂氏嚴氏竝仍其說胡氏後箋謂徧考經傳無祭後燕而復射之事信矣若鄭義則大射擇士所以爲祭分之爲二事合之仍一事也其解各奏爾能三句竝確不可易集傳從之傳以室人爲主人未安也王氏易爲主黨亦非

三章以下言當時飲酒無禮故首二章皆言飲酒之有禮酒既

和旨飲酒孔偕燕時之飲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射畢之飲也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子孫獻尸之飲也賓載手仇室人入又賓與佐食加爵之飲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則旅酬之飲也總之見君臣上下謹於擇士祀先無或有失禮以起下三章也傳箋竝以上二章陳古下三章刺今極得是詩大指經不顯著古今者乃孫言之微意惟箋於三章云此復言初筵者旣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疏遂以爲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首尾案首二章於嚴肅中見從容夫豈幽王所能及如之何其可相首尾也歐陽氏謂前二章陳古如彼後三章刺時如此蘇氏於三章云上二章言先王之正禮故此章言幽王之燕皆仍其陳古刺今而不從其相首尾之說胡氏後箋又謂兩初筵乃

一古一今相對爲文其陳古略於飲酒所以見古人德將無醉未有無故而飲酒者再言賓之初筵絕不及所以飲酒之事則是有燕必醉醉則喪儀正序所謂飲酒無度者也謂與上章反對則可謂相爲首尾則未必然駁正鄭孔甚當

陳古刺今俱以賓筵言然首章之有楚維旅酒既和旨並屬主人之事二章烝衎烈祖錫爾純嘏則其義益明三章以下不一及主人者一不敢斥言王之過失若皆諸臣之罪者然一見賓亦人臣耳何以肆行無忌至是必有縱之使至是者王不可以不自循省也此立言微指也

愼飲酒者當於未醉之時持之旣醉則無及矣故反覆以未醉旣醉爲言歸於旣醉之不知秩不知郵至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而無禮爲已極乃告以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
德又言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始者威儀反反威儀抑抑是猶有
令儀也於此而出豈不竝受其福何以醉而不出致伐德如是
之甚哉有嚴切無懲艾刺時非悔過也
箋以監史爲督酒令皆醉諸家多仍之集傳本鄉射禮注以監
史爲司正之屬此不獨得立監佐史之義而經文亦如此始順
葢上兩章既極言過醉之亂此乃正言禁勿過醉之法如舊義
則一章畫爲兩意不及此之直截也呂氏自爲說及附載董氏
邱氏說亦同朱子
式勿從謂二句范氏補傳謂戒不醉者勿用從醉者語嚴氏謂
式發語辭從就謂就告也彼已醉矣勿就其位而與之言此於

詩辭得之三勿字均蒙上立監佐史而言此二句戒不醉者以下皆戒醉者也安溪李氏謂上兩章言威儀之失此章又特以失言爲戒蓋醉之害莫大於失言也

箋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案三爵正禮也此之不知毋乃過苛集傳易之曰識記也女飲至三爵巳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朱子不以獻酬酢爲三爵蓋本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巳三爵而油油以退故云飲至三爵也勝鄭義矣　案集傳識叶失志二音此恐有誤依義當音志於韻亦協也

許氏謂一章言因射而飲二章言因祭而飲是言古飲酒之禮

也三章以下則今飲酒之失也三章言飲而未醉則威儀中適醉而不止則喪敗其威儀四章言飲當知止而戒其謹威儀五章言飲不可至醉而戒其謹言語案此發明詩之大指最盡

學詩詳說卷二十一

平湖顧廣譽惟康

魚藻

詩通是美辭蘇氏謂魚在藻所依至薄然其首頒然而大自以爲安不知人得而取之王在鎬實恩無助天下將有圖之者而飲酒自樂恬於危亾之禍亦如是魚此豈忠臣所忍言范氏嚴氏從之嚴謂猶言魚在于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蹙窘迫也秦氏曰箋謂觀魚之游泳藻中未見窘迫危苦之狀不若從古注爲安蒙案詩辭雍容暇豫黄氏曰抄以爲與王在靈囿於牣魚躍氣象同是也若序則是言外之刺意尤深長此序所以不可廢也

箋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又曰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
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胡氏後箋謂傳於鴛鴦云興也箋
申之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正義謂交於萬
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興也言舉一物以興其餘也準此則此傳
亦當言興而不言者毛意以經魚在王在對文恐人誤以魚興
王而不知魚之在藻乃萬物得所之實爲王所以豈樂之由文
義相因故不言興箋謂以潛逃信著見深得傳未言之意後儒
多謂以魚興王誤矣案此條能發傳之微指集傳所云興者固
是但非以魚興王之謂

箋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案桑
扈受福不那訓多此訓安貌言各有當也王氏肅於此亦云多

也則固矣
魚在在藻者與民同樂之極致也武王能樂而幽王不能樂則
同樂獨樂之異也武王之樂自憂勤惕厲中來幽王則般樂怠
敖而已

采菽

瞻彼洛矣思王之威命行於諸侯也至是詩而其辭切矣菀柳
則其情危矣三者以漸而甚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幽直以軍國
大事爲戲安得不召驪山之禍詩故鄭重道之譏之深矣序說
不可廢
何氏古義於首章曰凡此皆先王待諸侯之常制是時諸侯尚
未來朝而王者已預爲之儲具如此二章曰見所聞鸞漸來漸

近至此而見其車上之人又見其駕車之馬則君子於是至矣
三章曰予首章錫予之予卽車馬是也向所儲以待其來者而
今始可以予之矣釋經之次第甚明
箋以玄袞爲玄衣畫以卷龍公之服黼爲黼黻謂絺衣子男之
服呂記用陳氏說取其賜予之至厚者因謂玄袞及黼皆上公
之服呂記爲是及之云者自就一人而言且序云數徵會之是
諸侯一時俱至必有侯伯以爲之統率者四章云殿天子之邦
自非侯伯不足以當之
箋王使人迎諸侯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
福又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義殊迂拙歐陽氏駁之良是至
以驂乘乘乘四馬而往屬之明王之迎則孔據誤本而然胡氏後

箋已依釋文辨正據上云君子來朝下云君子所屆不容以載
驂載駟爲明王致文勢扞格也
三章集傳最明鄒氏泉以爲正是入覲之事何氏謂彼彼諸侯
也交謂上交於天子集傳謂恭敬齊遫不敢紓緩均是也臧氏
琳據荀子引作匪交匪紓遂以交爲絞之省借是經本顯易而
故鑿之使艱深也毛之學出於荀而本仍作彼且不云彼匪也
楊氏倞注亦云匪交當爲彼交可見近人之好古好異非不易
之論
許氏謂慶言天子者非天子所自言主於歌者而言之也案此
中集傳故云然據序本是思古
荀子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因引平平左右二

句而云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此傳義所本左傳魏絳引樂只以下六句而云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此箋義所本二者原是一義天子能統諸侯諸侯能統屬國遠人之來端由乎此四章傳箋爲是

紼纚維之傳謂明王能維持諸侯甚當箋以爲猶諸侯御民以禮法多此迴折歐陽氏非之

傳葵揆也疏謂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嚴氏亦謂樂哉此諸侯天子能揆度其親疏隆殺之宜而錫予之所謂錫命以禮也又厚之以福祿案篇終矣又蒙三章說天子所命者其情文胥出於揆度而申福祿者亦務從其厚以起下二句也

傳戾至也疏申傳爲至美失之集傳優游而至於此正合傳義陳氏疏謂至讀如君子至止之至是也箋戾止也諸侯優游自安止亦通而戾至意足以包之

角弓

不親九族骨肉相怨此詩之所言也好讒佞疏以爲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是也諸家多以好讒佞攙入詩辭致失經旨惟呂氏最合

考工記弓人爲弓有六材幹角筋膠絲漆疏謂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紲檠則不復任用集傳謂角弓以角飾弓陳氏啟源據疏說辯難蒙案傳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疏蓋誤會其意謂是勁而易反故以唐世北

狄所用之弓當之果如所解傳何以先云騂騂調利也何以必云不善紲檠巧用詩人又何以取爲兄弟之喻兄弟豈難於和順者邪弓人又云角之弓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撓故欲其堅也注畏讀爲隈禮經大射儀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注隈弓淵也弓淵云者謂弓之曲處左右皆以角爲之不善紲檠巧用則翩反正當其處故以角弓言非別有角弓如疏說也陳謂角乃弓之體何以云飾爾雅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弓之飾當以是三者不聞用角亦是至謂說文弴角弓也必古有此器則大誤說文弧木弓也段氏注角弓謂弓之傅角者也木弓謂弓之不傅角者也足知角弓並非弓名集傳第當云以角傅弓耳

四章承不令兄弟二句而極言之皆就民言五章亦然對上以
言則皆民也非專謂百姓不讓則爭安得無以身之禍許氏曰
怨人者人亦怨之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至於以身也
至于已斯亾唐石經作人已之已宋諸家亦皆解爲以己以身
集傳終亦必亾而已矣似誤王氏總聞謂至於末則情皆以誤
同又爵者爵祿爵位坊記引之本以證朝廷之上嚴氏疑爲證
觴酒豆肉而引錢氏說爵酒也亦非
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
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允矣至以爲喻幽王則非世
豈有事耇耆之王而敢生侮慢者哉其釋下二句意謂王於老
者當敬之如是亦誤詳詩中五如字皆是比喻此不當獨作如

其解諸家多從蘇氏以喻小人之受爵又於序不親九族之義太疏呂氏謂言民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於子弟所謂老馬反爲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知稱其饇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小加斟量也得之

三四五章皆言民之不善而實由上化之故六章戒王毋教以不善轉而敎之以善則民亦堅於爲善而莫或解矣上下皆刺正告王在此二句呂記引劉氏說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此之謂徽猷又自爲說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亘其與屬而不敢解也均善

呂氏之詮七章善矣但詳莫句下遺文義蓋指小人說如疏申

傳之所云其所以然者猶雨雪之不見晛君子無徽猷故也

如蠻如髦蘇氏謂王之視王族如蠻髦之不相及則經文辭指未明集傳從箋說案中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其長少之序愛敬之情耳若陵忽其尊長疾視其骨肉而莫之止是與蠻髦何異天下其能久安乎此見微者所憂也蓋風俗之不厚其兆為大亂而風俗所以不厚則由於在上者無以表正之而反有以導成之髦者髳之通借陸孔並以為音義同當矣

菀柳

何氏古義謂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王雖不道而臣子朝貢之禮豈可以不脩果如舊說悖理傷教之甚夫子豈苟錄之胡氏後箋以為幽王暴虐諸侯畏禍不敢朝王於是在王朝

者作詩以著其事而原其情故得列之於雅其曰予者蓋代諸侯自予詩中言我言予多代述之辭善矣蒙案采菽之詩是諸侯猶來朝也至此而加暴虐焉於是乎皆不欲朝實王使然耳詩人刺之冀其聞而能改則諸侯不難相率而朝此忠君愛國之忱所爲也然諸侯不朝特以畏禍之故事勢猶與東遷不同觀望不朝諸侯之罪也若不朝者得以優游事外而朝者反來無已之誅求刑賞之紊莫甚焉君子於是不暇責其下而責其上矣

傳以蹈爲動暱爲近瘵爲病其義本優陳氏疏謂蹈卽妯悼之假借蹈與妯爲聲近憂心且妯傳妯動也又與悼爲聲轉中心是悼傳悼動也箋蹈讀曰悼是也此章無自近言無自近亂也

下章無自病言無自取病也廣雅瘵病也王氏疏證謂當本於三家據此則上下章一律傳例不一律而解有互足義有互明故兩說訓不同而意無不同必以訓近爲非則失之鑿矣瘵之訓近本義也究以傳爲正若戰國策引蹈作神箋易瘵爲際總不如依經文之舊

此詩傳箋集傳義小異而大指則同呂記於首章末二句載陳氏說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至焉言朝王也次章歐陽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卒章又自爲說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爲予靖以待之乎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於是絕意於王室矣此蓋

見詩辭之質直故欲遷就之使出於委婉然詩本主文譎諫言雖直而意實婉不如從舊之允也嚴意同呂而說益周折

傳訓靖爲治極爲至箋訓靖以謀極以誅案靖之爲治爲謀俱多此迂曲自以本義訓安爲是極與邁之解箋邁行也行亦放也則箋義不可易

傳矜危也箋王何爲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大意近是此與上二章一例當謂加之以罪如譴讓削地皆是不必定是流之四裔也

都人士

傳有一言而詩義以明者如云彼彼明王也則見爲萬民所觀法以成風俗之美本於大家士女動有準繩而大家士女之能

爾又本於朝廷也此爲序所未及可以知其師傳之有自矣箋一則曰古者明王時也再則曰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亦能發明傳指

序與緇衣文略同以首章萬民所望詳之詩固言長民者事也箋釋都人士以都人之有士行者疏遂謂經通指庶民嚴氏謂士者通貴賤之稱首章爲貴者次章爲賤者三四五章皆言貴者陳氏啟源又以此詩所謂士大夫率主貴者言民望之目充耳垂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惟臺笠緇撮實爲賤服然郊特牲蜡祭諸侯使者草笠玉藻始冠緇布冠則臺笠緇撮貴者亦有時而服況女稱君子女舉其貴不應士偏指其賤且詩所述言行服飾之美正序所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者卽以五章皆

指長民者言亦何不可案陳説長尤都邑爲鄉遂之首士君子爲四民之首有心世道者何舍士君子不疾而疾庶民邪何在無士女獨以都人士爲咏者首善必自京師始也疏謂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夫爲四方所觀瞻者莫甚於京師之地士大夫好尚有衆競趨謂宜有常不改以一遠近之心思乃同此衣冠言動而新奇之製方月異而歲新巧詐之風且爭先而鬬捷其貽害人心者非小此詩人所嘆也

習尚之浮薄必自炫耀其衣服始左傳所謂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故孝經論卿大夫之孝首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而孟子語曹交以孝弟亦曰服堯之服李氏曰古者衣冠不正朋友之

罪則是衣服之不正古人以爲甚恥蓋所以壞其德者不在大
也觀此可爲變衣服之戒方氏曰詩首言其容不改蓋因晚近
服飾之淫靡而思先古之樸素也且是
其容不改容貌之善出言有章言語之善行歸于周德行之善
於首章舉其全端下乃專就容貌言之也又士則先言衣次言
冠言項言帶女則德外唯及一髮其詳略亦立言之體方氏謂
於女獨言髮以面必擁蔽可見者惟首服也
綢直如髮箋以性行言集傳謂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髮之美
又范氏補傳以爲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髲髢爲高
髻之類嚴氏述之案此亦樸素之大端
傳尹正也王氏肅曰正而吉也疏謂正直而嘉善矣蓋尹正則

無淫辟之心吉善則無乖張之性陳氏疏謂上下章皆言容之美此章言其德之美案女子之德固不可略也如箋說秖是卽氏族以見禮法而已

五章蘇氏謂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强之也集傳謂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案此言樸素不爲淫靡之意詳經文勢正是如此陳氏動輒加詆何與

方氏謂非故欲垂之也帶之制不改於舊則自有餘矣非故欲卷之也髮之束不改於舊則自有旟矣正與首章其容不改相應又謂篇首其容不改義貫通篇最是蓋舉容之不改一望可見者長言永歎而其言其行從可知矣

采綠

序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箋以刺其欲從君子於外爲非禮王氏謂明盛之朝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今幽王時反此故賦采綠詩以刺之李氏亦謂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是刺幽王非刺怨曠足正其誤集傳謂婦人思其君子所作與序小異而義實相成葢設爲怨曠者之辭以風其上胡氏後箋以爲詩刺時多怨曠通篇皆代怨曠者之言次章敘其憂思之情三四述其宴昵之想良允

詩與雄雉伯兮略相類純於風矣而其事猶關乎天下故爲雅此葢於其過期不至刺之故云予髮曲局薄言歸沐沐則將歸矣又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是猶未至也

五日二句李氏謂當時所指五日而歸今乃六日而不見其歸是失其當時所期之日正所謂期逝不至也集傳本此但傳詹至也出爾雅釋詁方言亦同不必易嚴氏謂古者新昏三月不從政此新昏者之怨辭殊繆

三四章集傳以爲豫計君子歸後事爲是禮夫婦有別而詩云然者極言閨閣室家相愛之情見朝廷不當使之有怨曠爲在上者說耳

黍苗

王氏紀聞謂朱子詩傳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國語注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何氏古義又引左傳范宣子賦黍苗杜注黍苗美召伯勞來諸侯而云詩言營謝

功成於述職何與案所云述職勞來諸侯者葢以召伯爲二伯
營謝即其述職勞來之事猶破斧東征之爲周公述職也此與
序義不遠但美刺殊耳葢就所將師旅言爲勞來徒役就天下
大勢言即爲勞來諸侯不相悖也
就詩辭言似合如蘇氏說召伯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然
序刺幽王不能膏潤天下則是以陰雨喻宣王能膏潤天下箋
疏甚明葢召伯能勞來勸說行衆皆王之恩澤也觀篇終云召
伯有成王心則寧足徵序之獨見其大
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
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疏以將車車中有牛而將之牽傍牛此
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引秋官罪隸地官牛人文

爲證集傳謂我車不注而於我牛云牛所以駕車葢以爲行者所自作不能純用箋說故也然箋義爲嚴

箋以葢云句爲召伯之辭呂記述邱氏說則以二章通爲召伯之辭邱說尤長又王氏以此爲召伯之遇役夫下章爲召伯之遇征夫葢與文王之釆薇周公之東山仁心待物無以異也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者與

箋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訓義本明王氏兼及平淮夷殊非詩指戴氏嚴氏因之益謬不知天子卿士將徒役以往即是徒御師旅即是征師慰諭之不可無恩情而統率之又烏可無紀律與平淮夷事無涉上言撫恤之恩此言嚴肅之威不撫恤則無以慣其罷勞不嚴肅則無以戢其騷擾

是之謂竝行不悖
傳士治曰平水治曰清箋謂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確詁也呂氏謂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爲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眞知職分者也說是詩大指亦有補於治道
錢氏詩學謂幽王之時申后被黜申伯與王室相怨詩人追敘召伯營謝之烈見宣王尊禮元舅之隆一以感悟王心一以息申伯召戎之念也顧氏學詩羑氏廣義從之殊鑿陳氏疏又駁箋義以爲將徒役而往營謝未免擾動兵衆不切時務嵩高詩

但言因謝作庸也因以悠悠南行爲申伯我者我申伯歸爲歸謝然箋不云乎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疏謂天子之卿與諸侯同蘇氏亦謂天子之卿視諸侯夫營謝邑者旣是召伯安得無從行之師旅也烝民仲山甫以王命城齊亦曰征夫捷捷而何疑於召公

隰桑

序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箋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桒桑果不宜於高地而專宜於隰則在野非所以爲刺矣嚴氏謂桑嘉木也可以爲衣故南山有桑以喻賢者今桑之在隰枝條阿阿然而美其葉又難然而盛喻君子在野雖處窮約而英華發外也得之

桑高下皆宜在隰亦不失其美盛箋所云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者非也且就詩辭所詠言之南山有桑阪有桑山與阪之桑也降觀于桑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在田之桑也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牆下之桑也菀彼桑柔其下侯旬道上之桑也彼汾一方言采其桑水涯之桑也桑之不專宜於隰明矣隰桑非君子在野之喻乎

讀表記孝經所引及春秋傳文四章之義皎如矣呂氏所謂慕見之極與賢者爲一體思竭吾忠愛以裨補之蓋愛其人也願其德之增高而實有益於世道此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陳氏啟源動輒駮難謬矣

膠之訓固箋就君子言爲是德音必甚固而後國受其福民慰

其望所以樂也遐不謂者欲待其在位而告之以濟世安民之略此其所關於天下甚鉅是以心藏而不能忘蓋作是詩者固亦君子人也事君上者以責難陳善爲要務尤不可不具是心故表記孝經取節焉藏釋文作臧古但有臧字藏匿之義亦作臧此章當爲匿義無疑

白華

序云幽后當屬傳寫之失程子謂王誤作后辯說又據漢書班倢伃傳注幽下有王廢申三字二說俱精審若徑以幽后稱褒姒則置申后於何地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後序多衍說其以詩爲周人作蓋是也

箋疏有斷難專用者如序周人作是詩集傳則謂申后自作此詩然詩即周人所作而其辭則皆代申后以宣其心所欲言之

事也國風小雅之體蓋皆如是

首二句王氏肅謂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集傳言白華爲菅則白茅爲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爲用本王義也此勝箋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之說若程子謂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與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此又一義呂嚴所本

程子以菅茅喻嫡妾以次章聚之似未盡何則尊卑均被其寵第可施於尋常之嫡妾而不可以言褒姒龍漦之恠檿弧之謠所憎焉因覺者獨有幽王故此直言時運艱難之子不圖非緣衣碩人比也箋亦見及此而釋上二句太僻集傳專以比王之

待已允矣
箋以碩人爲妖大之人謂褒姒案詩凡言碩人並無以爲妖大者又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是望之之辭申后於褒姒有何餘望而漫以是施邪至王氏肅孫氏毓卽指申后則尤不可詩惟始終皆述申后之辭故可以之子指幽王而我爲申后自我若如孫王說則全詩如何可通邪集傳呂記從邱氏程子指幽王蓋就文勢而變其稱耳嚴氏質疑顧氏學詩用王孫說失之
嚴氏同呂氏謂此詩皆代申后之言則嘯歌傷懷當爲申后念王也下文言念子懆懆視我邁邁亦夫婦之辭也念與此念字同合此益見鄭氏諸說之難從
鼓鍾二句程子謂自傷誠意之不能動王厚矣而或非詩指呂

述毛邱二家之義以喻王寵褒姒之不可掩是也且前四章皆言王之疏己五六二章暗斥褒姒事亦立言次第樵彼二句善物也而賤用之有鶖二句則言淸濁之倒置也皆王寵爲之申后所無如何詩代申后自言故皆繼以維彼碩人實勞我心也

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見賤當依此解不獨夏官隸僕王行則洗乘石可據且前四章以申后起末二章自當以申后結於章法亦相稱也又首章云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此云之子之遠俾我疧兮惟獨故疧只就己身被廢念王致病言以感動乎王詩之可以怨也

緜蠻

序云微臣刺亂而不言何事其所該者廣矣箋謂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專以聘言誤會耳聘禮記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當是國家所備自出及反之行用行用旣國家備之車可知矣顧氏學詩謂古者王人出使下國凡導迎郊勞致飧獻餼陳芻展車一切儀物視列國加隆焉周衰禮廢侯國不循舊典以禮王人觀單襄公過陳之事可見此于役之微臣所由困乏與專以爲所過與所聘之國異而疑刺大臣爲衍說案國語單襄所引周之秩官成文春秋列國未至廢棄而陳靈獨否是以知其必亾況幽王時未若東遷之式微而不禮王使盡若陳靈此必無之事此亦因箋說而誤葢古者大臣行役皆有其

屬僚從之下及庶士官卑祿薄勢不能無匱之世之盛也大臣恤下爲心類能度於情所必至事所必須而周贍之時不能然所以爲亂凡事如是何但行聘哉

傳云興集傳謂爲鳥言以自比按之詩辭殊難通許氏以爲此詩恐是興體蓋亦未安於此也徐氏光啟又謂此詩比體與碩鼠采苓一例其初託言於鳥下只直言己志而已

飲食教誨後車以載大臣能用仁心不忽微賤之道也蓋古之大臣待其官屬皆如此故舉以望之而不疑觀召伯之於任輦車牛罔不有以和輯其志況一命之士乎然必先以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又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畏不能極立言未嘗不婉也

大學子說是詩曰云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荀子大略篇引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道具矣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詩辭雖指一事而其用甚廣如此

瓠葉

瓠葉舉其至薄者言之序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傳瓠葉庶人之菜微泥箋遂謂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則非矣詩方刺王而所陳乃庶人之禮則儗不於倫矣且庶人豈足當君子之稱邪

李氏謂頍弁言有酒之旨有殽之嘉不用之宴同姓則於賓客雖有牲牢饔餼而不可用乃其宜也呂記載之范氏補傳又引頍弁

賓筵序以爲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者乃棄而不用耳並足申明序義

鄭箋此詩多鑿君子指庶人有賢行者一也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飲之二也兔首以賓客而加三也斯首爲白首四也每云酌言者以依放士禮五也此皆經文簡易而多所附會疏必一一而爲之辭乃解經專主一家之失也王氏肅孫氏毓以有兔斯首爲唯有一兔頭疏駁之允當李氏又云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尤善

左傳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杜注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亨之秦氏五禮通考謂此詩蓋燕饗用一獻之禮禮有獻有酢有酬而後一獻之禮終故曰獻

之禮成於酬案此以趙孟賦詩取後三章下二句尤善

漸漸之石

序義分明此因戎狄之叛而荆舒亦不至主言荆舒先以戎狄者溯事之本也韓氏平淮西碑文云河北悍驕河南附起正是此法下曰乃命將率東征則專承荆舒言之明矣鄭及王氏肅孫氏毓牽連戎狄言非詩辭所有也歐陽氏謂考詩之文唯東征則是此但述征荆舒也漸漸之石與悠悠長遠之山川皆東征之人敘其所歷險阻之勞耳最當其以不皇朝爲不得朝見天子未若集傳無朝夕之暇爲善

錢氏詩學謂或疑幽王東征之役史傳無所經見四月篇曰我日構禍是出征事也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非東征之實紀乎

胡氏後箋又引左傳椒舉曰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序言固有徵矣

釋獸豕四蹢皆白豥郭注引此文箋四蹄皆白曰駭疏謂駭與豥字異義同是也劉氏曰中國有豕純黑爲常南方有豕無非白蹢也謂四足連趾皆白是白蹢自古有之劉又目驗其然合如舊義

月離畢爲雨徵有二義漢書天文志曰在東南方爲風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此毛說也疏引鄭洪範注風土也爲木妃雨木

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此鄭說也兩義各有見然前義爲直截

疏申傳以豕涉入波在地爲將雨之徵月離畢星在爲天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感矣甚明蒙案文義乃是以月離于畢與上二句爲對而俾滂沱矣總承兩事說高石之嵯峨道途之紆遠雨潦之淋漓菜苦備嘗未及鋒鏑相交而軍士先困矣征行之難如此明王所以慎於用兵也

苕之華

傳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三星在罶言不可久然王室振興亦存乎人耳而以無是道喻之過矣呂記述鄭氏樵說牝羊首小今

也葳蕤反首大而身小與心星照罶皆言不久以與死亾將至較勝傳箋然兩事迥異並舉以興未免不倫集傳謂羊瘠則首大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後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是賦而非興於義爲優蓋牂羊墳首陸族之彫耗也三星在罶水族之彫耗也舉二者而天壤之物從可知矣焦氏易林云牂羊墳首君子不飽年饑孔荒士民危殆引爲年饑之一端蓋三家已有作是解者

人食鮮飽其故由於民不得盡力農畝故傳爲推本之云治日少而亂日多疏所申非是

折中日世之盛也年豐民富暨鳥獸魚鼈咸若及其衰也不惟年穀不登而水陸之產亦盡此非一日之積也蓋虐政頻行饑

饉薦至民生日蹙機智日生於是山居者斧斤無時不入而槎蘖不遺牛羊亦無食矣水居者數罟日以繁密而鯤鮞悉取罾罶皆空設矣此在爲政者敦本務實黜奢崇儉培天地之元氣養庶物之太和乃可以轉移然豈易得哉民之劬勞遑遑未央不如無生非虛言也此詩與有萇楚景況相同彼爲風而此爲雅者彼之悲在一身此之憂在一世也

何草不黃

序用兵不息疏以上二章實之蘇氏祗云久役集傳亦云周室將亾征役不息並不以爲用兵何氏古義謂經有征夫之語故序以用兵不息爲言然出使行役皆名曰征不必征伐也顧氏學詩又謂詩刺征役不息未必爲戰伐之事蒙案用兵之事危

於尋常行役故詩中鮮有不明言者此詩祗述行道之苦而已
當非用兵其云視民如禽獸則土崩之勢伏矣君子安得而不
憂
箋以歲晚草黃玄始春時是紀時集傳易之爲興云草衰則黃
旣黃而玄說本劉氏顧氏謂興征夫之憔悴非紀時也蓋黃與
玄色相近而玄爲甚其時相去無幾耳作興爲是陳氏疏亦謂
首二章以草之病喻人之病末二章以兕虎芃狐喻軍旅之勞
苦非以草黃草玄分說紀用兵之時也陳氏啟源主箋固矣
疏以有棧爲車狀嚴氏則謂卽春官巾車之士乘棧車云士乘
棧車行於周之道路非特民也案從孔較長
朱氏疏義謂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雅降爲風亦有其漸朱氏

通義又謂夫子猶存之雅者不忍忘周之舊此殊不然小雅之體原與風近以其關於一國則爲風關於天下則爲雅諸詩所述雖皆衰亂之事短簡之章然動關天下非雅而何舊屬於雅夫子從而仍之耳若以體論正而四牡皇華變而鴻雁庭燎之類曷嘗不似風邪

自古虐使其下至於臣民咸怨鮮有不亡其國者讀漸漸之石三詩幾胥天下而無生之樂焉此周室所以東也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學詩詳說卷二十二